



鳳洲筆記卷之四

海虞文臺黃炎中校



文二

天寧寺佛塔放光記

予嘗聞天寧寺之五日寺僧為予言塔佛光云塔
 故隋建以藏舍利者不知何聖比丘每歲絕頂
 光或一見或至再三日予姑領之未信也是夕
 大風雨起塔鈴相和應如一部樂予方倚酒聽
 其之鈴忽止有聲若蛩鼓翼然寺僧喧謂予曰

舍利光見矣予急推几出仰顧塔杪類星稍大
又疑燈則微小熠燿不定色青紫迺無焰踰兩
時息寺僧焚香皈禮稱寶號云明日以語於衆
或謂塔舛距今久多伏魅魍作怪現不然何必
假晦夕此理固有之寺僧證曰否吾歲見為恒
今夫石之函玉川之蘊珠或能使虹象屬天而
况人身之精氣逆歛而成舍利效入水火木石
而不能為光耶非也夫舍利佛教耳苦行積力
歷千百年至不得闕遇之世有不為佛者功固

何如哉雖然佛以空寂為本旨尚形皆幻千百
年而不能亡舍利光又何也雖謂之幻且哉

游白雲觀記

記佛光之明日偶憇寺山門數童聚謹曰我往
見鍾丫髻云予驚問鍾丫髻何人作何狀曰鍾
道者百十四歲尚丫髻故以名丁未冬

上親賜見命居白雲觀觀距寺不二里予遂振
策出寺稍拆西北行抵觀觀已頽蕪入門歷二
殿最後殿稍整潔奉立長春者鍾寓焉見之癯

然一翁也步履健聽甚聰應對若響霜髯被頷
時一二復作黑印之作云天可憐活少許壽世
所謂採取太謬至昇舉尤弗易得吏叩所以壽
曰澹嗜欲薄滋味適意忍辱耳無他技予頗嘉
其言簡邁可循類有得者坐少時歸寺僧曰
髻僅六十餘百十四者妄蓋上奉道猶豎輩共
招致為幻惑然歟否哉

太倉州志序

太倉屬吳郡濱海故無專置元營漕孔道國初

因而設衛

孝宗朝采撫臣議建州割常熟崑山嘉定三之
一前後代守阜養風勵遂以雄庶稱薦紳先生
彬彬視他郡過之先纂州志者七多好為簡質
未稱嘉靖中餘姚周公士佐由進士來為守踰
年用江周公鳳岐由秋官郎來貳守事奏政饒
暇則相與按音考跡而問志焉曰嗟乎予司土
之責哉夫使志不稱州峻城廣疆罔以表鉅麗
官師俊義罔以紀往而察來夫責在予予則何

鳳洲書言卷之四
三
敢讓焉於是禮聘宮直張先生寅暨文學陸子
之箕之表輩朝夕從事若干月而志成惠之劄
劄授簡監察御史王某使序之某州人也於志
無能為役雖然竊有識焉昔者孔子經春秋左
氏傳證夫斯時短髮文肌之俗猶才比中土也
而罔或遺之蓋紀太虞季札之行秩如也況於
今彼禮樂清化教州甲郡甲天下可弗備志
哉夫國眎州固少間其提封隍泚不改辟也守
眎候固少間其天子設以嘉惠黜首均也二守

能體茲意為吾州延耆碩勒此偉典永永無失
語云前者勅後者則夫自今逝之吏茲州者曰
核哉吾得所審勉而為良以負志繼進補士
者曰嚴哉吾得所循勉而為良企鄉先生之社
以無愧志其惟二守之盛心小惟張先生輩之
功志下自道置沿革卒以遺文凡二十五則
文百餘萬言或疑過詳夫詳志體也司國史者
有春秋之筆將取節斯志焉

丁戌雜編小叙

昔人有判牒稱督郵者不解以請怒罵曰若亦知參軍耶是且若不讀書安用請衆非咲之不止夫士能博古固善其弗通於今也古則何有我以古而誚人人亦以今而誚我其失究同也今夫夏敦商彝犧尊獸壘窾諧奧奇文畫深巧天下之瑰珍器也以烹以盛則不若敝缶瓦缶之便何者適於用也由古道無變今俗然則通今之士可少哉予自舞象之歲慨然有意用世家故列戟齒薦紳然僻伏濱海藝文凋落見

鄉里父老便揖拜詢故事多朴農茫無所答愧之稍長取薦徃來南北都會將五六漸以益習時時從廣座聆客議或收拾斷爛即報家乘編次之蓋兩歲間積爲八卷通四冊名曰丁戊雜編其間或有一時臆聽不知觸抵諱忌且未敢出而藏之汝南生曰予觀刺舌者論尊皇風經時軌宗分條創便便腹核非滑稽謾雄者綽有典度矣嗟嗟予惡敢當汝南生稱哉世之道理性者天綱地維之探指談經濟者皇軒姚姒之

憲述縮史柄者金匱石室之紬繹予小子道聽
而塗說之投先獻之棄遺而寶之誠藝海之涓
流辭林之芻蕘也敝釜瓦缶期適於用抑如用
何哉寸陰是惜博奕猶賢天下有非嘯判牒者
吾知免夫將使判牒者非咲我則罔敢辭

戲作項羽與漢王戰書

西楚霸王項籍謹使軍正言馬致書漢王劉季
之下執事季昔者從群盜起豐沛間無所屬兵
微迫於秦走見我武信君武信君予卒械備借

楚名掠也詩入晉既入受子嬰奔即閉關絕東
諸侯道茲時義帝固約之才有命也夫為人臣
者如是即銘即念季功釋勿轟且使世蜀漢之
士為季思宏矣履天之不吊楚義帝殂於盜以
為衛侍之不處籍無所逃罪季出蜀而覓秦帝
尚鮮故也李何為耶天下洶洶苦秦暴久籍委
命倡眾手是五弱公子而起之俾復宗社黎庶
南面焉季又劫我所恩而讎我夷黎庶墟宗社
使不待一日寧已睢水之役血河而屍界者盡

楚人抑漢人耶季在滎陽特亞父勸我急攻故
緩之待獨車跳又使紀信挾詐降我受弗逆是
藉不忍終困季也太公之獲於軍者兩歲矣籍
賓禮禮之飭奉御無缺季縱不念及籍獨何心
太公曰夜啼望季迎俎上之設以動季也季漠
漠爾且威言激意籍死太公復讐言愚下耳太
公季父也不足以辱一介之命籍又無所犯而
歸之季為我約曰鴻溝以西者漢東者楚籍免
青縶弓而祝曰有如曰季幸德我兩國疆場之

吏少息肩哉盟血在齒誓帛未授篋而漢師復
東襲我嚮數我背約此為背約者籍耶季耶上
有天下有也左右前後兩軍耳目之籍敢悉敝
麋之賦申軍禮與執事之貳廣周旋睢鑒不遠
甲以俟命

愚居常謂漢楚特寬猛之間其名義亦不相
遠凡漢所以罪楚者俱不足服其心世多泥
成敗耳病中戲作此書政恐得罪史筆也
送李伯承之新喻令序

鳳洲筆言卷之四
予舉進士京師則聞同年中有李子者名能詩
李子之為詩劇刻性致究極幻變担材博而命
旨玄即世所稱誦名家若不足李子觀也人或
才之者曰李子當被掄薦侍禁近假清燕鳴我
國家之盛不則亦列曹署已而李子外補得江
西之新喻令人尤為惜之至且疑曰天新喻難
李子哉大要詩人之累多高曠少實好怪奇而
不更事天下所必無而不可信者彼以為必有
而至其所自得以為斷然而必可行者乃不可

施之于舉步今夫都市聽決之所耳聆訟目閱
牘而手疏記其去丘壑何遠也眊眊焉朝發其
憇情夕哦諷其得失而程改之狗吾所好而他
不易其去吏道何踈也夫新喻唯李子哉予應
曰否否子且未識詩詎識李子夫世所尊之若
神明月之若菽帛山不可少者二百篇已耳三
百篇詩之大宗也蓋豳風七月之章其著于民
事何切也今夫變至于日月星辰化至于昆蟲
草木撝取驗焉以厚勸民而上下之相愛父子

夫婦之相保祭祀之以時燕饗之以度食力助弱之不軌而衆知治之道矣是故豳風詩也周公詩人也李子之所爲詩其自爲詩而已乎李子之詩而已也不足以重李子李子而深于詩也新喻其能難之或曰李子不難新喻將無大易新喻乎哉予應曰否否夫子也嘗竊跡李子之治詩矣淫思殫精研折毫茫之際而後發即不愜數易不止也茲意也可以與于政哉其不以易心賦詩也其不以易心賦政明矣李子故

不當任耳于是衆知新喻無病李子李子詩無病新喻予將處李子難易之間而進之曰新喻明臨江郡地按志君子善居室尚禮而崇德小人勤耕稼而徇分蓋猶有豳民之風焉今去志所矧迨千百年齒蕃以豐得無有漓朴滋奸孽牙其間者乎本周公勸勵之微意而加鼓舞焉畧去探切鈎距探反原厚漸以禮樂渠渠哉新喻豳也則又進之曰李子毋疑于詩將使李子政成而詩鬱山川之靈致采民物之麗衍標茲

方之藝文太師采之庶幾嗣儷七月哉于是李
子行予序以別

贈陳先生書

嘉靖戊申冬十月陳先生子兼為按察僉事
督四川學政於是與子兼友善者太倉人土
世貞作書貽之曰

明天子及相君思以惠晉蜀學者為蜀得大夫
甚善大天少以文鳴郡國中未有試也今為大
夫得蜀操一方藝苑之柄亦甚善雖然世貞竊

有告焉貞也曾讀史觀蜀事秦李冰首教墾植
逐去妖害逮漢興文翁始漸以禮移化之蜀自
是質文彬彬與中國抗宋初後進嚮道稀少張
詠為郡修紀文翁之頌自是又有任李輩出也
夫此守耳其民社役賦獄訟軍興調兵食百用
鱗比且不以為恤而致重干士教如此哉故文
翁張詠名與李冰並而功過之

明天子惇化飾象徧郡邑置學宮樹之師餼其
俊而賓其尤未已也更遣憲臣督理鼓舞焉專

勅徑行事得枚黜陟師生毋以民社獄訟役賦
軍興調兵食煩勞之至專且悉也今夫鱉業魚
鼻村僻寡陋之俗固華山雍容埒漢宋固多如
義用脩之士然未見大踰過之也專則易舉雜
則難徧夫雜未見難徧而專未見易舉也其無
慮覲尸位耶大夫盍亦思所以惠進蜀學者以
答我

明天子及相君至意貞也聞之矣直而溫寬而
栗體也士所群視而趨者憲片吾相以其士而

姑息之衆且玩易不自勵至冒競無耻之流因
有所挾而蠹其隙稍更振束縛以法又叢謗怨
且非待士恒軌也近又有傲誕肆意者輕所閱
曰吾將盡黜之其與于旌賞無幾此又非也伯
樂善相馬者也郡有千里馬則取千里馬不能
以千里馬而數百里或不能數百里則取數百
里馬矣不能以數百里馬而百里或不能百里
則取百里馬矣故士不可執一衡萬也因萬而
衡之如相馬可也吾爲諸生時諸生中即有青

衿冠衣而貌儒者行齷齪市井類也不可不黜
又不可忽易黜也大夫固明慎勢豈得一熟
之或他有所托假而後得一時之聞槩終身之
禁錮此非爲大夫處厚策也蜀故多異人嚴君
平輩混跡傭卜卒難物色之至有砥節脩行表
于閭黨而未顯者精訪加敬敬之所以風厲繼
進也大夫吾友而賢不止以文翁張詠自其幸
毋忽焉某皇恐主臣

戚武禱杙

太史公旣傳淮陰侯論之曰假令信學道謙讓
不伐已功可與伊周比隆嗚呼至哉言也漢法
酌金恐取人鷄或至失侯而蕭曹絳灌之裔許
史金張之屬又多不克循矩宜其易世之後寥
寥亡繼也由逆自謂多陰謀道家所忌傷其後
之不長又人冤憚陸之赤宗而不究淳于之投
藥彼實取之誰謂漢少恩哉明興百六七十年
來其以奸權敗者可歷數也中山黔寧東平定
相豈無駿勛豈不懿親貂綿蟬聯帶礪河山猗

歟休哉豈所以將之有道耶

上仁聖多錄元功後及其本而所任如郭氏雖極段備之後不憚割也信哉當感畏思報矣

闍寺小紀叙

世逸史曰古寺人職祇以司啓鑰供掃除雜稱大有道聖明之世孰能無之能不使與政若無已耳其入質毀失人道踈絕罔後藉顧是以肆毒婪躁遇觸必發夫不見蝮虺之不嚙人而施諸木乎抑於君至近暱侍撫惜小忠足結也跪

伏奔迎小敬足憐也恢給俚淺小辨足聽也雖欲踈之勢向親雖欲賤之勢易貴嗚呼難勝哉漢亡任十常侍史稱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極矣名猶知少讓也唐季魚李程仇之輩職或中尉樞密觀軍容秩至司徒中書令嬰孺人主奴隸將相悲夫宋之初肇斬與留節迨其浸也太師真王故知宦官之柄與君道角盛衰天下媒治忽者也明興

高皇帝攬前轍之蹟而振之定二十四監秩極

視下大夫不得聞外政出不得分公孤之庭
太宗朝從起靖難稍稍效兵間又後又擇俊姣
而少者俾儒臣教之漸從侍樞莞蔓以日張振
孽比狩吉祥作逆汪直凌左班生死廢置之至
於瑾而極矣

明逸史曰然耶抄作佣有遺感焉不能委天下
於天下而曰吾私人也私人必無負私人曰吾
私君也其行益奚忌其包藏益深不可側今夫
司禮閣輔也內官冢宰也御馬司馬也御用司

空也總營務備畱守則先公侯填守巨藩並撫
帥行事而加重焉蟒玉珍珥螳列而不異其或
騎禁中即勛輔之首

天子備新方素者列署必讓處則如鼠出則類
虎黔首哀蹙有司誰何夫使獺哺魚鷓衛雀為
利魚雀哉

主上少遜興邸目習其非既即位用群臣乎敬
等議去最甚者爭別裁抑英明之量

上繼

高皇帝心哉獷豕之牙未若重牛之拮蚤見而
豫其在茲乎愚也撥里老之習聞得如干人次
其行分上下篇

古御績紀叙

夫士被簪筆在容珪朝華賁化象職也乃使之
握符制閫舉宗社寄騎則調弓而先帷則執檄
而草難矣哉愚也竊嘗聞於詩曰文武吉甫萬
邦為憲蓋兼之矣

高皇帝混謚寓宇雖間錄一二儒者劉誠意輩

侍左右規調兵食至攻討之任專寄弁帥其勢
甚重幾不反仁宣來漸以都御史或侍郎分守
職撫安民伍督察奸弊軍興得與弁帥參總督
權更大生殺爵黜人軍不常置事妥即已成化
間採聞魯議於兩廣設總府專治後虜大入殺
掠吏民詔陝西三邊設總府後又於宣大偏保
設總府迄今天下稱三大總府云

逸史氏曰悲夫邇者匈奴跳梁犯西北鄙無寧
歲也西北之氓壯老委首領匈奴不敢以分朝

夕也

主上勞思焦慮赫焉假文帥禦之然欲烈烈如
吉甫盖尠也樊子束手待虜飽不敢擊既出塞
取被掠跳者僇馘徼功賞幸不誅免之旋以他
事用翟鵬奏徹兵建下獄死其若或不勝慄銳
喜進之念欲建無前之大舉未覩要害指授兵
未出而兩鍤領矣悲夫豈勢時之不易將搜剔
之尚遺或中制之多豫抑材具之有限遠謝周
憲近愆先猷已矣已矣馮唐撫髀之對誰則嗣

哉愚也僭取劉誠意而下諸君子志之之而人
也誠與才合謀以忠運斯為駿猷不愧國器尚
矣然而且寡矣馬或奔蹏而千里非不知奔蹏
之為累而千里之為重故也乃復採李善長而
下志之媿惡難借功行睽途觀者得其巨乎瑣
可畧也名曰先卿紀績上下通二篇

伯顏子中傳贊

伯顏子中西域人祖父為元官正西家焉子中
少學成五舉鄉薦不第授西湖書院山長遷建

寧路教授子中 以文起乎而好好談兵深沉
有大畧而會江西盜起行省承制授子中都事
治贛州陳友諒已陷贛子中倉卒募兵復城不
克間道走福建行省辟為員外郎子中出奇計
復建昌浮海獻捷 上遷行省郎中累遷吏部
侍郎使廣西比至 明兵下且久子中跳墮馬
折一足不死致軍將軍廖永忠義釋之子中乃
變姓名遊行江湖間且二十年妻子先已錄京
師沒掖庭矣慷慨不復顧曰吾元臣死元固分

况妻子哉出以醜自隨曰此所以志也

明皇帝之十二年詔天下舉故勝國耆碩而布
政使沈玄以子中應使者至子中恨惜泣曰嗟
乎晚矣為文祭祖父師友歌七章仰藥死王子
云夫此於廬陵信公何異哉其間關險阻百蹟
愈振可則也 天下盡屬明分已定又子中固朝
暮可死不成死也詔至迺從容就服亦善處死
矣或謂廬陵殉宋當子中殉元則少間然此又
舛也夫桀紂庸非若耶既委質何以言焉吾於

斯時也。言斯人奚師也。追爲
贊曰。元虐用人絕於上下。天假暴虎。泊此中土。
豈乏大帥擁強首鼠。亦有貞士膏領齊斧。矯矯
伯顏大節。罔愆隱於黃冠。毀形質全。此眺龍沙。
王圖銷遼南望。吳虛大明中天。
帝曰。起之臣則死之。苟覩厥是。焉恤故非。彼胡
之躁淫。迺有碩德。胡弗庸蚤寔喪其魄。

葉希賢傳贊

葉希賢松陽人。繇賢良舉。與等授監察御史事。

建文主有直稱壬午

文皇帝下京師。兵亂。家人驚潰。相失疑已死。爲
位哭。而希賢實不死。陰從建文主出走。變姓名。
削髮爲僧。仁何至蜀。重慶建刹松栢灘。朝夕誦
經。呪不絕。或聽之。乃易乾卦也。而又時放舟中。
流歌楚辭。畢大哭。乃歸。又有補鍋匹者。不知何
姓氏。毀形爲人傭工。往來隆安里。竟狎狂。以終
人。蓋言亦御史希賢同出云。

逸史氏曰。偉哉諸賢乎。爲建文君死也。然所仇

猶從義焉

高帝且食之人臣稱委質故主回面而改嚮非忠也激忿而殉以明節也義衛志智衛身托方外之弃跡下可見故主無辱先人若葉生輩者足矣

贊曰壬午之載帝蹶於藩神龍潛菹戰血在原先死則方秉誼何敦後生者左藏哲何淵猗歟二臣各徇所安不見比干為奴則難

鳳洲筆記卷之四

鳳洲筆記文目錄

卷五

送周仁子之淮安理刑兼迎養詩叙

送王員外新甫視廣西學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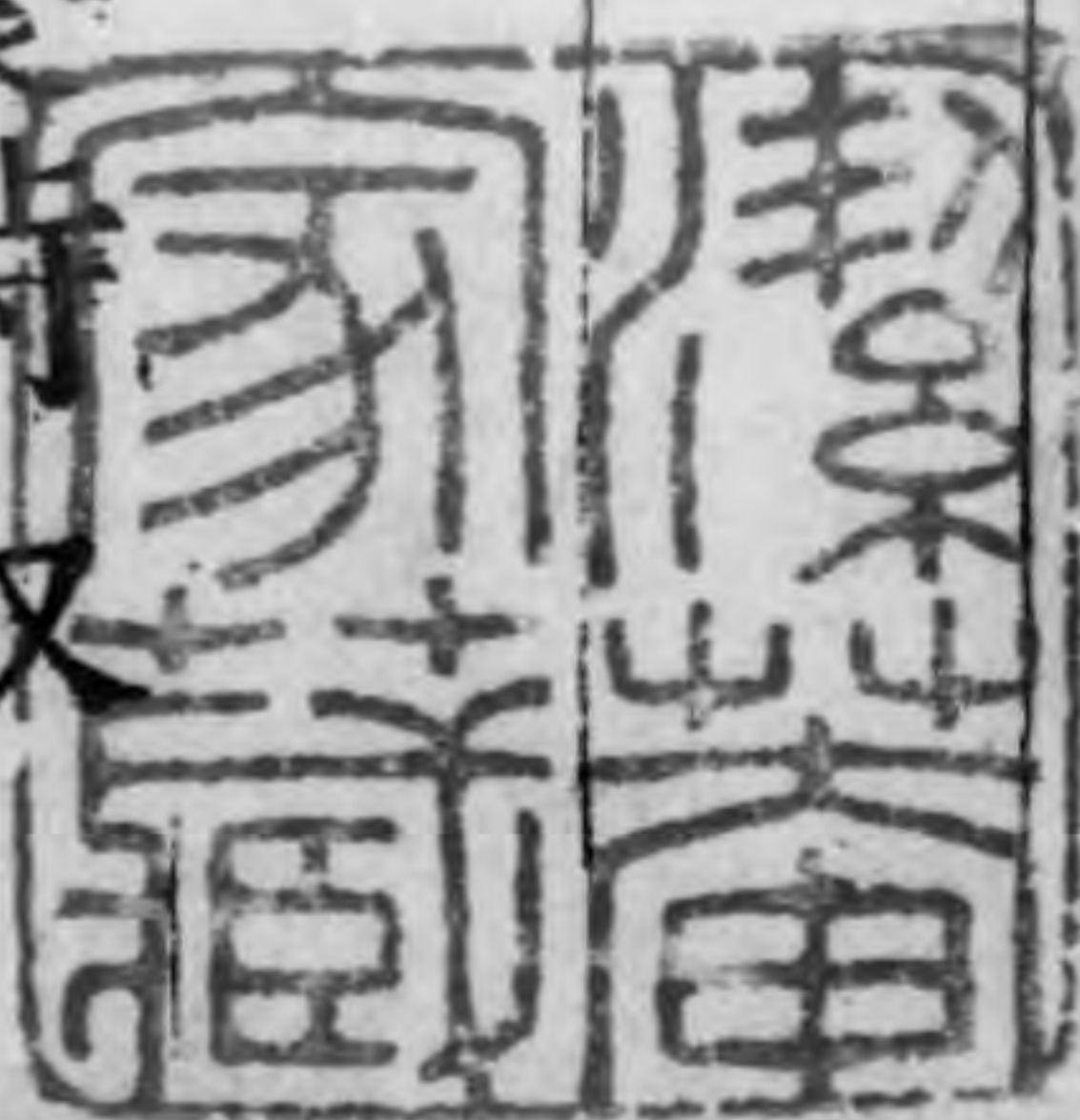
豐南先生集叙

祭張府君文

同年祭華學士父文

贈盧翁序

都事君述



明詩評叙

卷六

明詩評後叙

秋官景行上篇

景行下篇

祭魏太夫人文

壽藩幕靜菴先生偕龔夫人七十序

贈子善沈先生任鄱陽令序

死事諸臣贊序

壬午諸贊序

鳳洲筆記文目錄終

鳳洲筆記卷之五

海虞文臺黃美中校

文三

送周子仁先生之淮安理刑兼迎養

詩叙

嘉靖庚戌春二月刑部主事佐漕法者以滿請
尚書心念漕事重非明恕閒習於故弗稱而周
子子仁前令進賢有聲尚書稚重之請於
上沿檄往於是周子蓋主事三月矣先頗與鄉

人王世貞善間謂曰予不忍舍子然亦不能終就子而北其為計何似怪問之則曰二親老過七十矣而又旁鮮兄弟日予之奉之進賢也案牘之朝暨夕得假侍歡笑焉洩洩融融忘非里中亦殆忘其勞既擢從過家轉欲奉而北百歲晏饒霜霰阻水陸車怠馬煩恐罔以任期耄予戀戀而欲留也二親強好言曰若簡書之不恤哉而為二老人二老人幸未大衰函往不可以虛辱

天子之命予別然後知別之難也皇皇然若靡有倚身若有而若無位曷以係焉致令甲曹屬中未便旋風土得攄款乞南就養即弗許吾姑有移罷耳世貞曰孝哉子姑俟之其必有以合也蓋未幾漕命下所治淮淮去家近得以其官迎養世貞於是知尚書之用人一也其飭政違於情也周子之純孝感也其敦情達於政也雖然以為子計則盡將子之漕計何哉夫淮漕之甬而南北之喉領也舟萬艘輓卒倍八天子慮

冗衆乏統紀多後期相虔劉爲網校并乾沒故
役困其下設御史大夫徹侯帥彈壓之又謂總
府百萃不宜躬決罰而刑部屬必素諳明斷者
借之代行法焉漕輓大司農職其行法既以屬
刑部造船又冬官主之

天子念國天淮獨得六曹半亦重哉子之勉於
法也盡不足通且不盡不足存體今夫校若卒
奔走於途道歲十之六七滄涸又風不時值卒
涸損將身任大害因有挾便費逐地乏推其餘

妻子者法盡之不無過刻乎或校綠是恣奸利
媵食空剥卒無賴虛喝凌尙旅鳥聚攫攘豪貴
人牟水利橫道亡敢問子亦將縮不盡法已乎
上人間率喜怒於本事加損血帥或覩縱挾尊
勢臨我身王官也又安得太折子何以處之乎
夫使子棄其爲子豈不重親累之貽盍比理洽
情法黜抗徇日晡而理訊晏而從二親燕也怡
然而復令之舊二親適從屏後聽乃降色加七
飯子其不大豫稱孝哉周子曰善謹受教翌日

發為詩贈者若干人而予不敏直叙致茲意并
焉

送王員外新甫視廣西學政序

新甫拜刑部主事時最少乃日夜究法比精讞
獄尚書雅重之俾閱章奏奏事即疑且屬要者
揆勢者冗弗竟者輒問王主事云何具以對尚
書得新甫對未嘗不為起稱善也稍已遷員外
郎故事遷者引去就新職迺新甫自若蓋尚書
倚之左右手也予和心才新甫少年老於吏若

是他日從同舍郎見其文文所繇遷固而時特
飭亡意高渺宏肆操縱離合不獨其語得之夫
新甫嚮以為老於吏也又老於文昔者夫子沒
微言眇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難諸篇極人
巧奪天致摩揣幻變自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
亦甚雖哉工此而吏者緣法近刻工此而文者
緣吏近事而遠道君子病之新甫兼習儷至稱
能法與儒家言其道術足發也其於吏術道足
裁也夫新甫者殆所謂工於吏與文之外者也

今年春新甫乃自員外郎擢按察僉事視廣西
 學於定尚書不得復借新甫諸與厚善者謂新
 甫去法吏當黜陟文事幸甚廣故百粵地也其
 西距中國萬里而遙自予鄉之薦紳先生蒞茲
 職者居為予言地多山荒僻筭瘠士故不甚解
 曉文義至或挾提學索題題必如所素習不則
 大噪遁去稍與語史學及宅子書駭其名為欺
 我蓋其時云今

聖天子敦道化脩仁教薄海之內䟽濶不閉阻

深闇勿日得耀於光明雅編而魁結者襲冠帶
 其穎稱名儒取甲第服官蜚譽彬彬然與中土
 並焉詎如昔所云新甫其示之道乎昔子厚為
 柳刺史柳隸屬廣西子厚又故稱賢能文也當
 時不聞所與進者何所煥然而易觀何豈刺史
 兼金谷獄訟案牘乏專職歟抑其以譴斥不自
 振哉子厚不聞衛文刻肖好近名亦申韓者流
 宜其與進煥然而易觀者少也新甫以子厚
 稱固自不為子厚者勉之哉

南豐先生集叙

南豐先生集者宋魚鞏子固所著會刻久漸漫漶不可讀予偶得善本携之楚命工鋟行之凡二十餘卷僭為序曰自六經之教衰而侯諸大夫處士之作者各以其質就而靡所正左氏戰國司馬氏班氏為史學美黠雄整於道漸遠於事近屈氏之徒為騷學俳側隱麗於道漸遠於情近又浸而老氏莊列氏荀氏於道於事於情俱益遠而玄眇詭肆出於道與事情之外不可

有而亦卒不能廢迨後其者下淪濡而為六朝俳偶都曼蘄悅耳目是六經之教之蠹也兒女子之溺習而先王之罪人也唐韓愈氏崛起振之其格力視前數家未卜先後其言多純而少襍抑亦道與辭之間平又宋而歐陽氏曾氏蘇氏一時少長諄發天下後世尊信之與韓愈並而其最尊信而傳者蘇氏也蘇氏摩揣利害驚決爽陽類史而陰摘莊老荀列之肯濟之以史之辨於事情或遠或近而道則甚遠也故天下

溺其辭而忘其實莫究其遠近之端倪而爲之
用獨歐陽氏稍爾雅典厚於道不惟近之而特
或有所闡發曾氏出其門其所持議論歸持等
也而出之以詳整不刻於事事則顯不規於情
情則達其著序記書傳之類鉅垂琬琰細或酬
應雖率然之作大要離道寡矣嗟夫文以爲道
設也六經之後濂洛關閩之外舍曾氏奚適哉
或謂其縲累質衍病古若鮮足師法者又非也
蓋曾氏之言曰禮元酒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矣

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時用夫時
之變而下也雖聖哲不得而昂之苟足於用而
無畔道則安之矣庶皮之幣綠絺藻纈索直千
萬實不過數金雕枳棘粉嫫母相率而六朝之
歸歟已其曾氏乎率其辭進而騷而史而諸子
未也率其道進而濂洛關閩未也六經以爲準
臣百家獵群宗而取節焉斯則善於習曾氏者
矣

祭張府君文代作

鳳洲筆談卷之五
十一
嘻噫府君皇造弗竟摧峯涸瀆仙範永闕冲體
在木嗣人東奔扶服修轂群夢畢奏百年曷贖
長吏邑填戚黨巷哭噫嘻傷哉我聞在昔張仲
孝友爱播江漢胤滋孔阜曷式廓之府君其後
肅肅儀羽温温璫玖異學銖累宏識川受植是
禾黍芟其稂莠令名長裕奇數鮮偶孰抑之窮
而瑟是工蓄踰半豹藝匪雕龍縱心條暢攄藻
遐通威鳳匿彩白駒咏風茹德服儉樂憂泰窮
奕奕嗣人冠弱明奮砥業好脩以有嘉聞初矢

法曹戒喜平愠天卿是遷百辟其訓手疏目計
劑等稱分陟賢忘庸斥壬服明靡最弗具有秩
用章厥推伊何惠綏寵光嵬冠旣加朱紱斯皇
服君之教君食其報報君之優君歛其休室靡
改辟躬曳敝裘輿馬佻素僕從簡脩敦行益勅
擇語寡吝世緣匪絕貞標曷狗置身澹泊黜意
榮峻孰不百年竟睽耳順噫嘻傷哉豈仙者流
而厭塵齋契脫屣追蹤大化武陵南澗靈館
幽榭或游其間曷辨晝夜靈輒頓遷廣陸屯遭

白楊噉號悽咽流泉纏悲薦紳矧茲象賢敬因
執紼陳我鄙言噫嘻傷哉尚饗

同年祭華學士父文

嗚呼我公遯於惠埜悶悶中晰肅肅大雅務勅
孝行亡暴鰥寡弗究於國宜家則那手植之材
輯爲巨厦族政風洽絲棼刃剝既歛而施知裕
乃舍宗戚閭右恃以靡啗尔粥尔服覆露寔夥
躬履純素室謝艷冶豈乏紈縠而厭是輿馬茹
福弗殄以厚嗣者爰嗣夫子濬發厥源貝齒璣

辟用賓帝門抽言石室馳績文園馳封慶祉一
何便蕃誰其教之公範攸存疇哉報之夫子寔
敦二十四載旣佚以尊請其永奠而遽即幽原
嗚呼哀哉曰我夫子遴士南十比於鼓者百三
十五公之聞斯喜著眉宇曰古上臣茲道無負
淳也及儕鱗次以舉冀於百年公門是聚駢列
融悵效佐菜舞胡蹈仙召而弗克竟許嗚呼哀
哉南眺吳墟鬱鬱佳阡中有異藏靈光燭天栝
梓可榮霜霞其遷義故姻分軒車闐闐而獨溥

等生芻尚淹敬藉旃素告之重泉嗚呼哀哉尚
饗

贈盧翁序

盧翁少讀書羅壁秦望諸山既業成迺自顧問
曰士冠履踐先王之跡齷齪拘虛求進即爲吏
務選奕滑稽好時好能之曰乎不能能謝棄有
生累而衣食草木擾鹿豕乎曰不能於是罷不
復應有司辟耕輒饑竟廢箸捐業而遊於杭觀
析二山川土屈多賢薦紳大夫其賤者能樹惇

而又據津要通四方財器伎作慨然曰士何常
之有哉使行販逐什一餘息聖王固抑之吾以
避名而藏身博出而微歛假饒以通匱亦士道
旁施致之耳繇是稍稍持篋資貿無有平直相
時而間取贏數歲贏入羨益爲平不二
直至閭黨困就貸不大責其後而甚困者或竟
徒手勻可得久之翁忠信行誼卓犖信於閭黨
間行旅若歸闈聞其政府得一語若質宗戚視
若困廩石哺毋更久之大信於賢薦紳大夫爭

納履委贄希識面幸甚始盧姓於越著也翁遷
杭遂爲杭著姓云而翁暇不憚屬其子濟之曰
我蓄德未竟而小道爲術奕奕皇皇蠖屈鵬騫
我嗇其實爾兼其名盍究於士進耶濟之退感
淬奮湛匿於丹鉛之思蓋不下帷者三年而盡
熟其父書譽赫然起博士弟子就受易常數十
百人濟之既以易顯領薦浙褒然士林望之而
諸子復次授食學官餼歲時伏膺具衣冠上二
新書翁逡巡却不憚曰吾幸以末富柰何今諸

子復儒衣冠據庶人表乎未幾濟之偕計吏上
南省報罷還又坐宅弟子事註誤幾弗免又火
去積十之八諸薦紳大夫來唁相屬翁咲曰吾
響固憂之吾且復故奚唁也於是衆人人稱愧
服翁古所謂好行其德者非耶於平始晦跡履
素仁義附蒸旣惕然早見思抑不憚爲盛終又
夷然順拂不憂爲窮庶幾哉古逸民者流矣濟
之誣旋白爲文章益奇而翁且倦聽子孫脩業
而息之業當復如故語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鳳洲筆談卷之五 十一
翁殆未可量也翁其率初志用克箴於耄老之
戒亦願濟之砥節異道使天下稱賢者親為翁
重焉不亦愉快哉

都事君述

代家君述

家兄情別號靜菴以例授山東布政司都事不
赴家嫂龔氏歲嘉靖庚戌並七十云有丈夫子
四孫二長以補蔭胄次入諱書館及次及少者
孫長者俱業經博士弟子蓋兄幼失恃先司馬
宦歷嶺南北蜀地絕遠不得過視其家兄束髮

業已屹樹立酬總內外政戚黨權靡間言先司
馬歸計餘奉賜僅足給衣食而族指衆半窶謀
捐貲易田且千畝量推給兄贊焉久之先司馬
捐館兄益恂恂為共謹事後毋孳微不見色忤
某時僅離稚兄厚撫戒曰勉哉其有以副先公
屬也兄自度晚不復可如時而才勃萃鮮所展
發乃稍稍湛意蓬生家言別創構池舍手規目
授悉宏固窮伎巧疊竒石倣武丘洞庭之跡引
陂池注之峻嶂遶雷飛梁架亭宛轉深靚有同

自然而又好解音律時時從月夜按歌其間視
榮利泊如也兄不飲酒乃客過竟夕坐至更僕
就明履錯衿解了無厭勸態能談說天文地理
醫卜諸雜藝家既移於好漸薄或歲儉亡假貸
家人故迫促之笑而已族暨姻里後進少一事
足稱響善喜津津見眉宇間豪右陰中仇兄者
頃解過之反與酒頓好矣兄性跼弛愛予而嫂
每茹儉苦析秋毫補之得不大落閨第間屏息
鮮重聞嘻笑聲雖蔬豉鹽醬必辨出納與位置

無失所御媵妾固嚴重而不為陰妬生子輒保
愛如其出盛夏兄必冠見也某藉兄嫂之誨以
有今日更於京不得奉觴前為壽敢求名薦紳
先生一言著其隱某得持寓祝焉惟畧其標置
之非與之頓首惶恐

明詩評叙

昔者季氏族太山蓋夫子傷之於乎太山辱也
即太山不季氏族何病尊云唐開元大曆間詩
道遺口中而少陵氏出湛於詩一而時高岑王

孟者流方廣競逐各傾其人少陵氏不能離
而獨尊其尊固在也宋人出而論詩者亡慮數
百千家靡不臯臯然首推右少陵氏一時諸公
縮焉而莫抗而要究乃稱說乃逐景研響鑿空
附麗標私其帥言而未有刻劇精致推始究變
當於作者之旨見以為尊少陵氏然耶何宋人
旅也明興士大夫膏育勝國之遺然各悉其志
力往往偏到偶遇而文宣二主寔號嚮賓大雅
潤色鴻度而鉅公先生無以奉稱下風僅構臺

閣體其所顯爵清穆聲施焜赫卒以此故大抵
緣勢襲名緣名易聽緣聽生俗斯道其塗哉盖
少陵氏歿二千餘年而北地李夢陽出其淵朗
洞識契宗始掃而歸之少陵氏超悟頓解間得
於青蓮海內操觚之士疑駭中半已漸翕然趨
奉而信陽何景明與下上而左右之才力互稱
弘止之間和薰被於寓宇譬景星雲物慶皇之
類並輝而駢見作者寧無栩栩揚氣於冥漢耶
二子逝後進麥詐鮮識嗜其其名揣未易加也

鳳洲筆記卷之五
日鉤摘而攻之曰李子惡能自為詩夫李子少陵氏盜俠耳又曰何子易易足竟也甚者則及少陵氏矣大王父審言雲卿延清之屬豈不凌駕遠邁乎哉又進而江鮑徐庾亡得也割裂支離蠅啜其餘馥謂為華薈而示之人也沾沾喜且交譽矣東方之壑浩漾汪洋窮瞬莫際續蔓曷底漲有流沙觸而闕舟舟人分自咤曰惡駭是溟渤深哉余舍傍溪無濶舟也夫不知而尊之矣尊也不知而不尊之又奚不尊乎世貞既

辭卿學官少知所創艾旦莫風少陵氏集於道漸有所窺近既而得李何二君集而讀之未嘗不掩卷三歎也宏規卓思具體而微間有一二相襲猶未悟象外非若抵掌談笑而效叔敖者也即世所鉤摘語過矣過矣歷下李攀龍貝人謝榛與予友盛能少陵氏其所詣力逐二子謝少樵不能勝李神采奕奕逼且度之而見輒歛衽遜二氏功以為太山北斗云
鳳洲筆記卷之五

鳳洲筆記卷之六

海虞文臺黃美中校

文四

明詩評後叙

海內之士結軌稱說詩者亡慮數百千家大指私其師言更互沿習可等別也吾少且賤亡當於作者又不得尚游四垂汎瀾上下平時彥即犯孔氏方人之戒罪何辭哉罪何辭哉似是之談淪膏肓尋景逐響竟復奚適私心切憂之

退而與二三君子椎榘朱紫毋令失於亡年之
徑以自程也始者長沙諸公各貴其貴無有憂
厲心切磋之力角險逞捷因率務邇而其名方
大貴足以奔走仕徑此豈有深永之致膾炙人
人哉勢實使趨矣弘正間李何起而振之天下
彬彬然知嚮風云而其下者至或好爲剽竊傳
會冀文其拙一二少年耳觀無當於心翩翩然
曰士當自起名柰何影嚮他人爲也則文惜獵
齋梁之下具而誇於人曰吾乃得其精矣彼爲

少陵氏者何吳人黃氏皇甫氏者流若倚門之
妓施鉛粉強眄笑而其志矜國色猶然哉一者
公甫孔賜本無所解爲道理語度其才氣不足
勝人遜而自眩夫太極陰陽無言已具東之聲
韻豈不寃耶一者應德道思歸田之後駕誣陶
韋必諧自然目到之語黜意象凋精神廢風格
而其徒洪朝選萬士和酷嗜其殘馥左右而播
之於乎何舛也一者關中王維楨悉反諸作推
尊少陵氏間出章什朝野重之此其爲道彌邇

為禰愈重何者以宛轉應接為少陵氏之旨以
棘澁粗重為少陵氏之語至於神格無聞四聲
未協天下相率而曠聽之謂為真傳而瞽行之
可不辨乎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無憾
焉即使蛙鼓蟬管競奏韶韶稍具耳觀無見難
析丈天鉛塹之業寧為椎刀鄙勿為山鷄擬吾
怪夫斯人之滔滔也蓋又悲之其終天弗與聞
矣

王子云吾少僅喻髻也受業山陰駱先生而先
生間試予歌寶刀予未究所謂歌者漫應之而
先生重賞且激曰大雅在子哉稍長從學官習
章句不復記憶之是時有陸秀才之表者能詩
高自許可以鄉先生迪功印下不論其人即席
染翰便數番多麤舛不純又聞吳下彭年秀才
者名得其詩五言律稍馴索其他故文氏家言
也已又聞崑山俞允文秀才者名其人詩稍宏
麗法初唐未入底奧既舉進士京師稍稍學為
詩矣而始隸藉大理與濮人李先芳游李自其

徵特即已厭罷時俗顧日夜工爲詩格調出襄陽嘉州間秀越溫潤悟入象外已因李識秀水仲春龍仲生雅尚亦在襄陽及一二右丞才具微短已又因仲識華亭莫如思莫頗清令蔚蔚唐人多從游吳彥類益者其名著志實滿矣二何予爲郎比部郎之長孝豐吳維嶽燁燁有一時譽至同列相勉得吳生片語如照乘云予雅自好不能吳生下顧下李攀龍也吳愕貽盛氣欲奪我不得乃悟而折節請正李然其人詩實

小巧清新足炫市肆亡論風格恭指云已又因吳識山東馮惟訥湖州蔡汝楠馮博洽多記六朝初唐語格頗近小自出爲鮮饒才不當如是耶蔡少年雅慕建安晚始淘洗攻錢劉之業瑩然不污厭然索矣于鱗首予於金華徐文通也亦數之以謂予徐雖用力少其異受勇邁種種見道誠一時之雋哉而天台王宗沐者齒最卑最擅曹中稱自謂侍初唐未易許也蓋予居京師七年友師李攀龍次謝榛次李先芳近爲社

友者吳興徐中行南海梁有譽濰楊宗臣耳徐
溫煦予易望知其爲淑人長者詩格調殊不乏
稱其人梁率易寡世好尤工齊梁近始幡然悔
之即二君少加沉鬱之致何所不先宗後出而
資尤愛絕兢兢虎視無崇不達凌駕斯世力追
古人嗚呼雄哉李攀龍寡許可它所友稱關中
張才東平劉爾牧予俱已識知之張氣雄渾奕
奕射人雖間作傖父語無損劉質秀才捷尚未
成家

秋官景行志上篇

明興采周制設刑部待天下之麗於辟者署稍
遠不與諸曹並恐上習於聽故且志防也

文皇帝自金陵北都燕別從者曰行在刑部刑
部故自如久之落行在曰刑部吏刑部曰南京
刑部云凡京之市人若兵役能流寓者答以上
無不由部議即天下郡國守令議大辟上御史
按察業久矣非得部類陳疏報可毋敢自論決
少浮舛不當部輒就牘反之嗚呼重哉此聖主

執要以裁煩孰煩以豫衰通乎仁與義之間者
也非大明哲孰於比而覩乎變又負慘怛之愛
者烏足與之哉歷考先卿大夫自世公家實而
下距於今若數十百人多彬彬令其職所言行善
足軌述者富矣特鮮紀載家走生晚也僻僅從
琬琰志狀得萬一焉作而嘆曰盛哉我列

帝之休明教澤洽於蠢蠕鮮有甚怪竒衺情法
不該之惡間以顛越其斧鑕大吏僅稽程度定
之耳又天子以天下任法無干厥守使各徇責自

致故人臣之守不顯而天子之法尊天子之法
尊故多彬彬令其職人臣之守不顯故鮮所紀
載也洪武中錦衣衛典詔獄叅治事重者其指
揮頗橫暴高帝恚悉諸酷具投火奪其任併
以返之部孝宗偶於獄意微示輕重尚書閔
珪執不肯帝以語劉忠宣忠宣曰舜爲天子瞽
瞍殺人臯陶執之帝於是竟屈許閔尚書也不
然尚書再執再忤當取伉直名帝何賴焉固知
昌明之伐或黜私人以示重或降尊勢以全體

良有寓也作景行志上篇

秋官景行志下篇

刑部屬初有四曰比部憲部都官部 門部後
更定天下省十有二司係焉曰浙江等十三司
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三人其各府部寺
院諸曹及南北畿郡獄分隸之職理訟申究冤
抑穀罪無巨細必以法文之天子念郡國民蠢
愚輕為犯吏或得以意益之制詔郎中員外郎
精讞擬者馳傳往量別情意可矜及疑未當為

開釋未減以體閔念元元至意距五載輒遣著
為令若藩國巨室邊帥起大獄所不當撫按決
者以請天子或以遣侍郎次乃郎中及給事錦
衣大校又次獨郎中去即藩臬守相得逕自調
委亦重哉帝王之愛民命也於斯日孳孳制律
以槩有常又推例以體無常其預變固甚周其
原旨乃在保息良弱薄警微熟而歸於仁也今
曹大夫士固亦多好修敦勅蚤作而暮惟然鮮
有究悉茲意者又或以刻覈名時有所增損以

快吾手而金吾緹騎鉤指至者挾兩端恫喝心
寃之亡敢異甚或借巨璫衡軸之地傾之不使
展其見云是故厲操秉壹檢慎詳密恪於官之
度也慘怛原恤達於官之旨也夫有不殺人
者誣之吾緣狗而當以殺人罪固大舛可怪有
殺人者訴之吾緣狗而當以不殺人罪此其過
非直縱逸已也將又重致僂於寃死者此不有
人罰且有鬼禍故論不死慘怛原恤也論死亦
慘怛原恤也仁得所歸曰義義有所為曰仁賢

者所以達于官之旨也語曰刑官無後嗣豈不
誠大謬悠哉即使細心以研之本道而參法固
善類之障衛造化之假手也予陋鮮所識然就
聞見標戰而志之若其篤原僚案師帥怡怡為
世羨仰者蓋其微云茲不備

祭魏太夫人文

維巳酉

嘉靖二十有八祀恭簡公毋氏太夫人卒越十
月庚戌秋孟魯孫婿刑部郎王某遙寓嘏饌帛

拜手告曰嗚呼太夫人之懿柔既作嬪於大宗
用篤啓我恭簡躋於顯位亦既有今聞嗚呼太
夫人之歛厥順并亢毋豫靡改於服素天不愁
黔首用降割於魏剪我恭簡嗚呼太夫人之順
拂茹荼豈弗苦曷見於色嗚呼休哉維恭簡服
明訓體學不懈迺於大道委全是歸不泯其
昌百年胡長嗚呼太夫人寔後之大耄之期融
優游以終不享其養迺亦有德養不役志於享
呼嗚休哉

壽長兄蔭幕靜菴先生偕龔夫人七十

序代家君作

靜菴先生自山東幕歸十有四載爲嘉靖庚戌
偕龔夫入並七十二云先生少壯時則嘗以先司
馬遊宦故留應家中外事不復從有司辟晚仕
不大顯而其中實停蓄博浹凡天官地志醫卜
樂章技藝備曉究大要旣負奇鮮所寄乃稍稍
放山水絲竹間而某幼朴無宅長則日取博士
家言讀之多辭疾不能預家宴先生旣已宴夜

分耳屬某書聲則大喜悅曰尔未憊耶吾乃復見吾先司馬矣夫有薄田足以具饘粥敝廬足以覆爾可絕內顧而併日夜藝文之力焉予蓬累而尾曳逍遙乎遊足矣久之某遂以易舉進士累官御史先生使使書來指若曰先司馬廢箸捐舍而游學晨徒步學宮足胼胝家乏書書從貸里人手抄習之龜裂不便能屈信爾然乎偕計吏報上從其兄朝列公吏負爲僕或併日僮舉火爾然乎三令邑邑各數年陸沉薄牘期

會又間親兵事山谷間衣面裂髮垂垂白始高第入南牀爾然乎某受教自度無有惕然若負刺漸知警於官而先生益暇任適所嗜不復問生產客常滿坐坐必竟夜漏去蓋某與先生岐跡而並趨友好以相成如此也曰某按山西謝病請急得鴈行過閭黨伏臆拊背問暄冷垂二載病良已眷眷不忍出先生正色而督促某曰身爾有耶丈夫幸未衰爲官奉職勤力少稱亦何必重去其鄉若以爲予則健善飯期後尚未

爽也龔夫人從旁更甚力某龟而别又三載而
某按楚還復按司隸行部通虜大入犯通幸藉
天子威靈不下

天子以為習之擢佐臺事置鎮先生已聞大喜
又感然曰得無浮哉又書來示某國恩澤原洗
心冀有以報母念家若兄夫婦為於乎某自起
家承乏備南北使心乃無日不在先生先生其
忍棄遠某哉良所見者大也先生為人子易温
厚寡宅腸雖接見後輩及氓隸亦諄諄語可聽

聞人一善事輒喜著眉宇道之朝夕燕見龔夫
人衣冠偶坐二藝夫人能以禮佐先生以嚴一
媵豎以勤儉補施費之五十年如一日德亦均
備哉先生多丈夫子及諸孫咸脩頤嚮庸補胃
監譯書學官弟子彬彬然相望人以為厚德報
其所手創構弟舍圃沼臚接鳴笳吹遊行其間
所手植木喬而卉繁諸奉觴上壽足樂也某獨
不得與而姑述其所以睽違遙祝之意且謂宅
日得告率子弟陪杖屨歲無數則此實張本云

贈子善沈先生任鄱陽令序

予先大父寧受易崑崑諸博士師弟子名能易者亡慮數十百家沈氏乃最世其學沈氏自大令公惠州樂清二公從昆季亡慮數十人俱業易應有司聲和望天下惠州既稍稍厭其官而子子善遂以易領順天解崑之領解以易殆子善始也今年庚戌舉進士由吏部選人得饒之鄱陽令爲子善少鄱陽者曰邑何以當沈君也君博洽好服古誼多文章即不入授管藉蘭

臺譽卑之骭髀猶得備曹郎列胡乃齷齪簿書改習法家言永薄伍君也子善無色恨囂囂然已又爲鄱陽欣子善者曰沈君乃幸肯蒞邑甚善邑隸饒饒之義言饒也諸物力豐備多賈技褻巧甲東南天子以餽故置藩府孽庶浸衍嚙削膏腴窮矣又造器網局動千百計太半入權橐而僅以其奇供將作光祿前後吏亡賴假媒囹圄載即宦者使以游者亡不飫饒器也今親民不爲民地乃爲奸人地耶沈君誠賢其必有

以融濟休息之使饒復舊觀乃不負令子善無
色得顧眉間蹙然若隱憂者予聞之重歎曰於
乎子善其幾於道哉卑其官則其自居尊也易
其官則其自謂才也之二者不足奪子善亦孰
計之矣予請得爲子善言吏弊非獨鄱陽語也
非逆子善之不足箴之也予所居大江南令執
過尊重出入仗衛呵殿類侯王然期會鄉里胥
老堂下跪惴惴白事不敢盡吐露款令不以特
課勸農織間一逮捕督賦牙隸下鄉鄉人人喪

羸魄邀迎行酒炙餽遺財帛無筭民之目令也
若帝目今之部私人也若鬼神此其分去下不
甚大遠哉歲臺使或藩臬監司過令迺降蒲伏
首鼠務諧足意指指或妄有所創革輒從吏曰
創革當得一借段顏色私自慶慰殊愜何敢道
民疾苦與所使不便上人鮮卓識溺於脂軟之
奉卽膳牘書最上考入矣此其分去上亦甚大
遠也今者固上下之關繇導也子善盍務親下
而毋怵上易志而通之致其交乎予再得爲子

善言鄱陽政往年宅郡邑有故忤藩府名者因相習為矯抗至事發

天子不勝親親之念咸逮捕置理吏懼不及已所謂因更相習為阿奉則又大非親親與仁民均重者也所以邑設令何執敬可以弭橫伏法可以維敬委曲可以濟法至綱局器供御外即不緣額稍稍即縮他餽奸人毋得視邑為外府邑毋得以器餌天下夫今與國家靳織息利若太瑣推之不既博哉子善蓋深易者也易益九

三之繇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今潔已存愛上下將近之矣子行而假道侍惠州公有餘教也予則何力之有

死事諸臣贊序

國家既定鼎首風予死事者後又置禮官按實請著為令典時弁即從軍興奮前力死比比而薦紳先生佐行間寄守土亦多慷慨激邛致其節禮官稍失職徇執政好惡其子弟門人故吏非顯仕及饒裕者往往格不下咸憤恚罷去甘

湮沒云而太史又失職代終大畧移禮官故牘
予或與身見相牴牾亦卒遷就志焉於乎所以
驅策樞幹者既大戾後世又安徵哉予爲此惧
竊有志孤陋鮮識也迺行求故家乘琬琰及問
父老錯考其畧人贊之 國家自壬午變後曰
交南之役一土木之役二南昌之役三太宗下
南交隸職方十二歲叛再起吏十屯障戍征物
故將二十萬諸轉漕資予以百萬計於乎豈直
不償得哉其死者非以勤贊也勤戒也豎人振

披膚 皇帝輕犯虜悉中國儲蓄遺之虜自謂
出望外主辱臣死若鼎若桀輩可矣予惜其不
死諫死虜也寧王倉卒起事不屈唯燧加奮唯
遼宏以下則有聞矣崩角稽首何衆也於乎豈
所以當於先帝培植之意耶贊凡三卷首卷以
備其最著者次後列焉軍帥死事則雜見將贊
申餘無考

壬午諸臣贊敘

蓋

高皇帝下金陵首詔旌予故御史大夫福壽贈
官賜祠春秋祭弗絕福壽爲元固守死者也久
之下吳先吳未有亡狀而將呂珍陰款實師是
以得前旣迎勞珍旋斬殉於市心未嘗不德珍
仇福壽也德以誅仇以封則豈其違志反賞罰
哉風於後可思已壬難午作士大夫習熟上所
指嚮而殉之中外將數百人坐株累誣罔不可
勝計新君叔父也廟社無廢祀民吏亡失業死
之將得不過哉夫忠與過不與不及子路之結

纓也先軫狼曠之免胄也過也以規於崩角稽
首則豈帝間然君子迺忍好議非之耶

文皇帝百戰而得志恐無以壹定搖艱豪傑或
從下起故未戒誅殺懾之且以遂成志耳裏固
可窺仰也曰練子寧在朕固常用夫不惡其爲
已故而抗人其不深惡爲人故而抗已哉予因
集編年遺事稍芟去繁蕪人各爲贊最烈者上
卷次者及首禍者下卷諸將陣沒者宅俟別傳
云

鳳洲筆記卷之六

鳳洲筆記卷之六

